

刘金著

吟 公 序

随
笔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吹沙居随笔

刘 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黄晓梅

封面装帧 傅惟本

吹沙居随笔

刘 金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六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11 字数186,000

1993年6月第1版 199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7—208—01572—4/Z·90

定价7.50元

题 记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刘禹锡

我把《吹沙居杂文》集以后所写的杂文、随笔和短评收集拢来，略加删汰，编为一集，名之曰《吹沙居随笔》。

《尸子·君治》有言：“扬清激浊，荡去滓秽，义也。”吹沙居中所作文字，诚本此“义”。但究其实际，咬文嚼字，小技雕虫，于世间滔滔之滓秽，何能“荡去”分毫？苟能不被“滓秽”反荡了去，便已是万幸了也。

“在《马上随笔》的题记中，我曾引用屈子的话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六年后回首一看，颇觉自己‘傻容可掬’。当今之世，要坚持一点自以为应当坚持的东西，反对一点自以为应当反对的东西，真是谈何容易！年年的春夏秋冬，总是不断地变换着风向，升降着气温。一个人，若不能与世推移，随波上下，顺风转舵，实在是很难立足的。总是要受到忽而东风，忽而西风，忽而南风，忽

而北风的摇荡和摧折的。”“然而我却终于‘未悔’，终于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以上引文，见拙著《吹沙居杂文·题记》，学林出版社版）

从1988年4月24日写下上面这些文字以来，我又经历了几回这种变换风向的摇荡和摧折。所可告慰于自己的良心的是，苟“余心之所善”，我总是坚执不放，“虽九死其犹未悔”。我总是要这样“傻容可掬”地傻下去。至于“扬清激浊，荡去滓秽”，我其实何能为力，只不过聊以秃笔剩墨写心，表现着一股愚不可及的傻劲而已！

刘 金

1992年10月7日记于吹沙居

目 录

劳而无功的考证	1
“伐木者,醒来!”	5
小议“对号入座”	7
“私倒”也不能放过	9
“莫若身教也!”	11
你要吃饭吗?	14
今之“唐僧肉”	17
还需要讲点“义”	19
商品经济与道德准则	22
不是笑话,胜似笑话	24
人性深浅入时无	27
我还想唠叨两句	30
李时珍辞职	32
“打错了”发微	35
“回扣”十害	37
“为×者讳”	40
薛平贵故事源于格林童话吗?	43
倒卖批文何时了?	47
论“风”	50

“利令智昏”的教训·····	52
何不进口月亮·····	55
“世界无烟草日”感言·····	58
吴三桂的亡灵·····	61
无常鬼扑空·····	64
鲁迅与绍兴方言·····	67
也谈“江枫”的解释·····	71
哎,“纯粹是形式”吗?·····	74
不幸而言中·····	77
议员先生,我对你说!·····	80
想起了赵树理·····	82
“回扣”还有一害·····	84
要紧的是“除根”·····	86
敷衍了事可不行·····	88
《“小姐”释原》议·····	90
说“限度”·····	93
风水先生与建筑科学·····	96
试看文学何为者·····	99
盛世危言说洋货·····	104
“超时代的享受” ¹ ·····	107
且慢对他“费厄”·····	110
一串不解的问题·····	112
缘何“回眸”总歪斜?·····	115
望赌兴叹·····	122
有缺点的战士和完美的苍蝇·····	124

狼的口实·····	130
矫枉欲其直·····	132
从杂文家到反动政客·····	135
但愿有更多“农妇”·····	142
高山仰止话晏婴·····	145
革命传统不能丢·····	149
该自惭，还是自豪？·····	152
文边詹言·····	155
“中国古代吃饭不用筷”辨·····	158
关于鸟的话题·····	161
“俭，德之共也”·····	164
“发型大奖赛”观后·····	167
“香港·雪米莉”的玩笑·····	170
恐不宜如此“析”·····	173
喜鹊喜鹊何时归·····	176
“对质量不够重视”吗？·····	181
从“不修边幅”到“时装热”·····	184
“喝苦酒”后的反思·····	187
精神长城，塌了的再垒起·····	189
“死老虎”和“还乡团”·····	192
还应倡用国货·····	195
从庄子休到查第格·····	198
“‘落英缤纷’新解”质疑·····	201
从英雄人物看“性格组合论”·····	204
斥“风气是这样”·····	209

戏曲，广大的观众在农村·····	212
从一滴水看太阳·····	215
无字的文和无音的乐·····	218
作家们，去找他们·····	221
“一概而论”种种·····	224
且说公司“计划生育”问题·····	226
我期期以为不值·····	229
质量问题的背后·····	232
一本书的“因缘”·····	235
要为一辈子着想·····	240
胡寄尘的《最短之短篇小说》·····	243
越乡年俗记趣·····	246
“玉皇大帝女儿”给我们上课了·····	251
三个“有了”和一个“才有”·····	254
再说杨朱和他的主义·····	257
要紧的是揭开内幕·····	260
“风水术”古今谈·····	263
“并与仁义而窃之”的伎俩·····	266
给“卖大户”正名·····	268
“慎辞哉”！·····	271
也说“班门弄斧”·····	276
死者的“挑战”·····	279
话说蛀虫·····	282
陈寿拉赞助·····	285
《陈寿拉赞助》余话·····	288

“太牢效应”之类·····	291
“小姐”古时是贱称吗？·····	294
“耻恶衣恶食”论·····	296
“这些特性和这些丑陋”·····	299
什么是“真”的鲁迅形象？·····	303
钓鱼术揭秘·····	308
“目的”论发微·····	311
“理水”和“推山”·····	314
话说屈原、太卜和渔父·····	317
报刊上的错别字一瞥·····	320
论高帽子的魅力及其危害·····	325
闻说关公貂蝉将“创新”·····	328
窃议指甲的长短·····	331
《非相》新篇·····	334

劳而无功的考证

严谨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考证工作，能拨开千百年来笼罩在某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上面的迷雾，还它以历史的真面目，甚至，能够把千古的疑团解开。这样的考证，当然是极有意义的，应该受到尊重的。

比如中国之有文字，过去都认为是始于殷墟的甲骨。但是现在，老作家骆宾基经过“十年辛苦不寻常”的金文研究，终于考证出，中国文字的历史，还应上推一千二三百年来。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传说人物，甚至认为不过是一条虫或一个猴子的禹，也被证明是实有其人。这样的考证，的确是太有意思、太有价值了。

但是，有些考据家，也许是热衷于“爆冷门”或“出奇制胜”的缘故，很爱钻牛角尖。早在五十年代，我就听说，有的研究者颇醉心于考证杨贵妃的肥瘦。我想，如果真能发掘出确凿无误的历史资料，证明杨玉环女士不仅不肥胖，而且瘦得同赵飞燕一样，从而推翻了一千几百年来“环肥燕瘦”的成说，那倒也可能哄动一时的。但，哄动之余，对研究唐史，

对研究《长恨歌传》、《杨太真外传》、《长生殿》……等等以及杨玉环本人，究竟有何裨益呢？恐怕谁也说不清。听说，当年还有人致力于考证某个古人的胡子究竟是长还是短。究其实，一个古人胡子的长短，同今人有什么关系？当然，如果是曹操，那又另当别论。因为《三国演义》中有个曹操割须弃袍的故事。如果考证清楚，曹操的胡须原来又短又少，那就给我们抓住了把柄，可以起罗公于地下而责备之，说：“你关于曹操的胡子的描写失真了！”不过，恐怕罗贯中要喊冤枉：“我写的是历史小说，而不是史传呀！”——你又将怎么说呢？

可惜诸如此类的考证，总时不时的冒出来。前几年，不是有人到阳谷县去“实地调查”，考证出武松的哥哥武大郎并不矮小，倒是一个十分健壮的美男子吗？而潘金莲，则是一个出名贤惠的妻子，云云。这两年，又有人考证出祝英台是一个劫富济贫、专杀贪官污吏的侠女，梁山伯则是后于祝英台若干年的鄞县县令，是“一个清官”。他死在任上。鄞县父老挖坑埋葬他时，可巧的挖到了祝侠女的坟墓。因为两人生前都是单身，父老们就把他俩合葬，强迫他们“冥婚”，做了“黄泉夫妻”。另一说是，梁山伯这个“爱民如子”的清官死后，人们要给他配上一位夫人，“这才找到上虞祝家庄的贞节烈女祝英台来与梁山伯‘阴配’”，云云。

不知别人看到这些考证文章作何感想，我是就

像吞下了一条鼻涕虫那样的恶心。把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扯到“冥婚”和“阴配”这样的陋俗上去，简直是化神奇为腐臭、化美丽为丑陋的做法，我认为是无论如何不能提倡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早已脍炙人口，深入人心了。现在有什么必要去翻这个案呢？而且，一般地讲，传说就是传说，而非史传，根本没有必要去考证它的主人公产生的年代、乡里和行状。如果传说故事中的人物都要这样牵强附会地考证起来，那么请问：织女是何朝何代何乡人氏？白素贞又是何朝何代何乡人氏？——且慢，我这一问实在有点冒险。安知若干年后，不被博学的有考据癖的行家考证出来：织女乃是某朝某代某某地一个财主家的丫头；而白素贞则是某朝某代某王爷府中的一个歌妓，逃出来爱上一个小店员，是一个妇女解放和恋爱自由的先驱呢？

最近，考据工作又有新发现，是关于赤壁之战的曹军的“败因”的。

自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出来，数百年间，“火烧赤壁”的故事几乎已经家喻户晓。曹操在赤壁败于火烧，这是史有明文的。虽然《魏书·武帝纪》中，含含糊糊只得九个字：“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但裴松之注引《山阳公载记》却写得很明白：“公船舰为备所烧，引军从华容道步归”。山阳公虽讳言曹公兵败，而说“引军步归”，却没有回避“船舰被烧”的事

实。而在《吴书·周瑜传》中，这一点就写得很详尽很明确了：“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然观操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数十艘，实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书报曹公，欺以欲降……曹公军吏士皆延颈观望，指言：‘盖降’。盖放诸船，同时发火。时风盛猛，悉延烧岸上营落。顷之，烟焰张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军遂败退。”

《吴书》的这一记载，与《山阳公载记》是一致的，说明曹军赤壁之战，确是吃了火攻的亏，不但船舰被烧，而且延烧到岸上营落，士兵烧死淹死了许多，“军遂败退”。可是，现在忽然考证出，曹军赤壁之战的“败因”是血吸虫病这一瘟疫。论据是：“历史上赤壁一带是云梦大泽，是钉螺的大本营。曹军……接触这种疫水，大批将士感染此病是必然的。”

且不说那时赤壁地区是否果真流行着血吸虫病，以致使那里的水都成了所谓“疫水”；且不说数以十万计的曹军士兵，会不会在一夜之间同时血吸虫病急性发作而一齐病倒；且不说何以证明当年曹军士兵得的就是血吸虫病；只说用这种牵强附会的考证去翻“火烧赤壁”的案，究竟于历史、于文学、于学问有什么好处？有什么意义？

请恕我直说，我觉得这样的考证，除了浪费自己的精力和读者的时间，是什么意义也没有的。

（1987年第12期《现代作家》）

“伐木者，醒来！”

前些日子，看过关于自称“武夷山看山狗”的陈建霖的报道，不由得对他产生了无限的敬意；同时，对那些包庇、纵容、甚至指使滥伐武夷山林木的县区乡干部，产生了极大的愤恨。最近，读到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再次令我激动不已。“看山狗”陈建霖真是个好样的！值得中华民族和她的后世子孙永远感谢他、尊敬他、记着他！

可悲的是，保护山林，制止乱砍滥伐，靠一个陈建霖顶什么用？

他一个人，挡不住那么多磨得飞快的板斧，更挡不住那些包庇、纵容、指使滥伐林木的官儿们的威权。终于，他掏钱、掏心建立的《毁林之碑》被推倒了，武夷山风景区的大树被砍光了。到后来，连胸径只有6厘米的小树也在劫难逃！

这真是一个大悲剧！这不光是陈建霖一个人的，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大悲剧！如果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肥美的土地将沙化，奔腾的江河将干涸，水旱灾害将加重，宜人的气候将变劣，整个中华大地将来有一天也许会变成沙漠！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讲太张大其词了！不就是砍光一座武夷山吗？哪会有这样可怕的后果？

那就请你读一读《伐木者，醒来！》。请看，除了浙西天目山保护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哪一处不在滥砍滥伐、毁坏山林？武夷山不过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而已！

刚写到这里，无线电传来了“闽北遭受特大暴雨袭击，致使山洪暴发，部分地区受灾严重”的消息，受灾严重的，就有拨款二十万元给红星大队党支部书记叶广昌，让他把武夷山砍光、烧光、卖光的崇安县在内。当然，特大暴雨的灾害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但是，如果人们不把山上的林木砍光，暴雨所致的山洪暴发就不至于如此急骤、如此猛烈；它造成的灾害一定会小一些、轻一些。要知道，一株大树能蓄积大量雨水，等于是一个小水库啊！

“山洪暴发，受灾严重”，这就是滥砍滥伐、毁坏山林的报应！

如果叶广昌和他的上司们不思悔改（为什么人们只能乞求他们悔改，而不能给以严厉的制裁？），一意孤行下去：大树砍光了砍小树，小树砍光了掏树根（文章里写到，已经有人在武夷山掏树根了）……更大的报应还在后头！

伐木者，还不醒来吗？！

（1988年6月12日《今晚报》）

小议“对号入座”

从《阿Q正传》以来，不断的有人到文学作品中“对号入座”，说：这部作品里的某一人物就是我，其中某些情节是对我的诬蔑与攻击！这个问题，以往还比较好办。解释一下，说：这是写小说嘛！小说是文学创作，人物是虚构的，是典型化了的，不专指某一人。你不要来“对号入座”呀！——问题也就解决了。

但自从“纪实文学”风靡以来，“对号入座”的问题就复杂化了。比如，有的作品，其中的主角，不但姓名、性别，连所在地区、所任职务也和社会上某个人一模一样，然而有些情节荒诞离奇，又同此人的“行状”大相径庭。此人的家属于是提出抗议了，作家却说他写的是小说，你不要来“对号入座”。甚至，作家反过来还上法院去告。

这真把人们弄糊涂了。人们不知道在这里搞“对号入座”的究竟是此人家属，还是作家自己？

还有一种情况，“纪实小说”或非纪实小说中，并不用某个人的真名实姓，然而作品中的某些情节，是从社会上某知名人物的经历中采撷而来，并没经过多大的改造和艺术加工，所以相关领域内的读者一